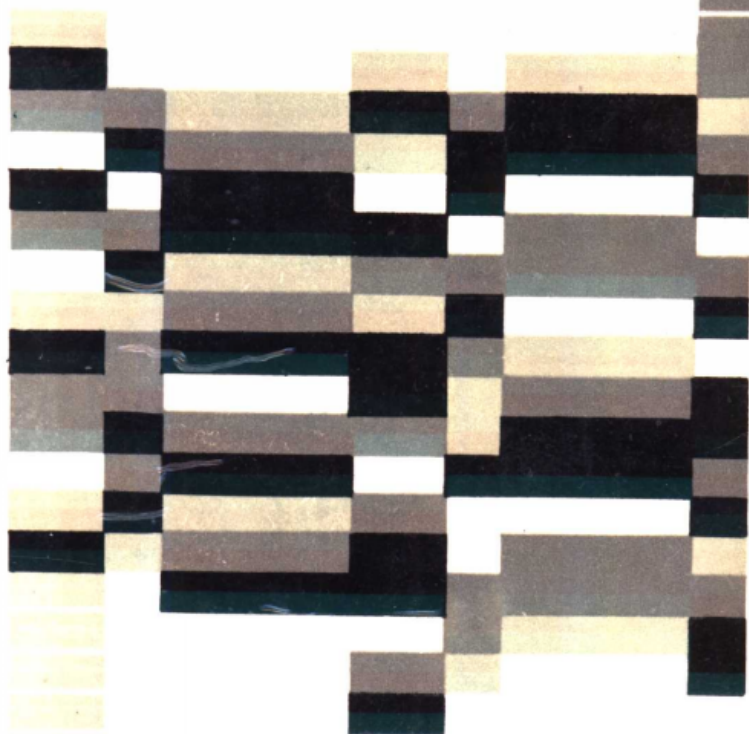


俄语词汇学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俄语词汇学

〔苏〕Э.В. 库兹涅佐娃 著

倪波 王志伟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俄 语 词 汇 学

[苏] Э. В. 库兹涅佐娃 著

倪 波 王志伟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上海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5.625印张 13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数印: 1—1,400册

ISBN 7-81009-207-3/H·139

定价: 2.90 元

前 言

本书是一本俄语词汇学教科书，它所论述的问题，是大学语文系现代俄语教程现行大纲有关部分的主要内容。

现代俄语的词汇研究，可以相当明确地分为两个方面，即社会语言和系统—语义。这两个方面同语言的两大特征，即社会本质和系统结构，是相联系的。而语言的两个特征彼此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为正是二者的统一决定着语言功能的实质及其发展和存在的规律。

俄语词汇学发端于社会语言问题研究，它完全是我国语言学界在苏维埃时期发展起来的。在俄语的词汇中，已经归纳出并作出研究的，是几个首先因社会因素的作用而存在的词汇层，即外来语、古旧词、因社会与其文化发展而出现的新词、因种种社会原因而在用法上受到限制的词（行业用词和带修辞标志的词）。有许多论文专著已经就上述几类词，对现代俄语的词汇，作了相当系统的归纳，而这几类词的归并，并不是依据语义上的共性，而是根据社会语言性质非常明显的外部特征。

现代俄语词汇的系统—语义问题研究得比较晚。不过，近几十年来，它已引起了并正在引起苏联词汇学学者越来越广泛的注意。而且在众多的俄语词汇研究著作中，已相当明确地规

定了基本问题的范围，并且制定了研究方法的体系。苏联词汇学的奠基人，其中首推 Л. В. 谢尔巴和 В. В. 维诺格拉多夫，已经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有关词汇系统的总的思想，这一思想如今已成为我们对词汇学这门学科的总体观点，而这种观点通过对俄语词汇系统所作的大量具体研究，在理论上又进一步得到了阐发和充实。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许多教科书对俄语词汇学的现状并没有作出完全相当的反映。它们介绍得比较多的，往往是社会语言的系统化问题。“外来词”、“古旧词和新词”、“带修辞标志的词”已成为俄语词汇学教材的传统内容。而这些内容与某些专著所论述的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至于词汇系统—语义方面的关系问题，目前往往限于描述其诸如多义、同义、反义、同音异义这一些早已着手研究的现象。这些现象确实是很重要的，而且近年来在研究工作中也已积累了许多新的东西。这些现象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词汇中系统关系的个别表现，但这些个别表现与其他各种现象都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重要的是，它们还从属于借以形成语言整体的词汇系统的那几类最根本、最一般的系统—语义关系。这几类基本关系既是词汇方面的，也是整个语言系统的基本关系，这就是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和变体关系。把多义、同音异义、同义和反义这些现象当作体现此类一般关系的个别形式来加以研究，能以新的方式来揭示它们的实质，更精确地判断出它们在语言的词汇—语义系统中的地位，并显示其相互联系。

本书的内容在于描述现代俄语词汇的系统—语义问题。我们力图把俄语的词汇当作一个系统来加以分析，而这个系统的诸单位均以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并以特定的方式体现在变体关系之中。

从系统上来研究词汇，不采用专门的方法是不可思议的事。本教材所论述的是从结构成分和上下文来分析意义的一系列方法，并且是从能否运用它们来分析系统中诸多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的。与此同时，我们还顾及到学生这个层次，应当让他们掌握这种分析方法，促使他们从职业上来养成对待这门专业课程的态度。

乌拉尔大学语文系所开设的俄语词汇学这门理论课的多年教学实践证明，本教材的编排方式是合适的，并得到了其他大学（萨拉多夫大学、巴什基尔大学、新西伯利亚大学、托姆斯克大学）俄语教研室的好评。

M. B. 罗蒙诺索夫国立莫斯科大学俄语教研室、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国立巴什基尔大学现代俄语教研室以及 Л. A. 诺维柯夫教授曾对本书的手稿作了细致的评述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这对于提高本书的质量是大有裨益的，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目 录

前 言	1
-----------	---

上 编

第一章 现代俄语词汇研究中的社会语言 和 系统-语义问题	1
------------------------------------	---

第二章 作为词汇系统单位的词	12
----------------------	----

下 编

第三章 现代俄语词汇系统中的聚合关系	27
--------------------------	----

第四章 现代俄语词汇系统中词对立的几种个别类型	60
-------------------------------	----

第五章 词群是词汇聚合关系的表现	76
------------------------	----

第六章 词汇中的组合关系	94
--------------------	----

第七章 现代俄语词汇系统中的变体关系	107
--------------------------	-----

第八章 词的功能等价是俄语词汇变体关系的一种表现	135
--------------------------------	-----

第九章 俄语词汇系统中的熟语单位	146
------------------------	-----

结束语	162
-----------	-----

参考书目	164
------------	-----

上 编

第一章

现代俄语词汇研究中的社会语言 和系统-语义问题

§ 1. 语言的基本特点——社会性和系统性。§ 2. 词汇学和语义学。
§ 3. 用于词汇研究的系统-语义分析法。§ 4. 词汇的系统性与其表现形式。
§ 5. 手段-功能关系。§ 6. 词汇中的表示关系。§ 7. 词的聚合和组合联系。
§ 8. 词汇中的变体关系。§ 9. 社会语言和系统-语义分析法的相互联系。
§ 10. 词汇中系统性和非系统性趋势的相互作用。

§ 1. 词汇学是语言学的一个较新的部门。十九世纪末杰出的斯拉夫语学者 М.А. 博杜恩·戴·库尔捷内在评述语言科学的状况时，曾预言：“词汇学，亦即关于词的科学，作为语法学的一个分支，将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创造”（9,c.17）^①。现实已经证实了他的预言。现今，词汇学已在一系列语言学学科

①本处及下面的引文均按附于书末的参考书目注明其出处：第一个数字表示书或论文的编号，第二个数字为其页码。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现代语言学中发展得卓有成效的部门之一。

俄语词汇学是在苏维埃时期随着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这门学科建立伊始，就以俄语语言学界前期的杰出代表Ф. Ф. 福尔图纳多夫、И. А. 博杜恩·戴·库尔捷内、А. А. 沙赫马多夫、М. М. 波克罗夫斯基在他们的论著中所提出的两项根本原理为基础。这就是语言的**社会性**和**系统性**思想。这两项原理虽属一般的语言理论，但对词汇学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词汇这个领域中，语言的这两个特点的统一表现得特别显著。

§ 2. 语言的社会性和系统性是密不可分的，而且还制约着语言本身这两个方面的存在，制约着语言科学可能产生的两种研究方向，即从外部的社会语言和从内部的系统—语义来研究语言的方向。就词汇而论，这两种研究方向与狭义的词汇学(35, с. 25)和语义学的划分是部分地相吻合的。**词汇学**首先研究的，是词汇中受到语言外部带有社会历史性质的各种因素制约的诸方面问题。它的任务包括研究词汇的形成及其在语言中所发生的历史变化问题，按照词汇的来源予以系统化，并按其使用范围和积极程度加以分层。等等。

语义学首先是从构成词汇系统的内部规律出发去研究词汇系统和作为这一系统的成分的词。语义学的对象是词汇系统的各种表现：词的词汇²—语义群、语义的变体现象、词的搭配规律、词的各种语义对立和形式—语义对立。

毫无疑问，词汇学和语义学的研究课题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明确的界限。现代俄语“词汇学”部分教学大纲包括了与俄语词汇研究有关的全部问题。若是看到语言外部和语言内部的诸因素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并且制约着词汇系统的存在与发

展，这就不足为奇了。事情尽管如此，但在这些问题中仍可区分出，有些主要在社会语言之列，有些在很大程度上则属于系统—语义方面的。

§ 3. 语言的系统—语义问题是我们这部教材的研究对象。它跟分析研究现代俄语词汇的内部语义结构和作为一个系统的俄语词汇，是相关的。把语言的词汇作为一个系统的现象来加以看待，就俄语词汇学而论，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做法。词汇自成系统的想法，是 M. M. 波克罗夫斯基、Л. B. 谢尔巴和 B. B. 维诺格拉多夫率先在他们的著作中作为词汇学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提出来的，这一思想推动了词汇学的发展，虽然也引起过词汇学家们的异议。

词汇中的单位容量极大、种类繁多，又具有开放性和活动性，加之其内部结构因受词单位特殊性的制约而显得特别复杂，这就使人们有一定理由来怀疑从系统上来阐释词汇是否正确，甚至全盘否定其可能性。否认词汇具有系统性的观点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系统性是客观实际的联系和关系的简单反映，鉴于系统性的本质是语言外部的，因此它不可能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假若同意这个观点，那就大可不必去研究语言系统的词汇层次，因为词的内容首先是受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词汇与语言外部的客观实际直接相关，与语言的其他各部分相比，这是词汇的一个根本特点。不考虑这一特点，未必能对词汇进行全面的研究”（59, с. 15）。词汇中的系统关系，在其形成时，起主要作用的，自然是客观实际本身的诸现象以相应的方式“折射”在语言中的相互关系。例如，ночь（黑夜）和 день（白天）这两个词就以反义关系相联系，因为二者表示一昼夜中两段相对立的时间。ненасть（阴雨天）和 дождь（雨）作为一种现象及其基本特征的两个名称而相关，而 ненасть

和 непогода (恶劣天气)则以同一现象的两个名称而联系在一起。词和词之间纯语言的联系和关系,与外界“反映性”的联系相比,是第二性的,后者似乎是建筑在前者之上的。

另有一种观点也是否认词汇的系统性的,其理由是:语言中词汇,由于其无限性和特殊的活动性,很难被纳入系统分析的轨道。但是,我们知道,活动性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正是语言系统内在的必不可少的特性。这种变化在词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因为:第一,词汇单位的数量大大超过其他层次的单位(音位、词素等);第二,词汇与客观实际直接相关,不断地反应着社会生活和社会需求的变化。

词的语义变体会产生多义现象,使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复杂,这一点也加重了词汇系统分析的复杂程度。正因为存在着多义现象,所以同一个词可以与一系列内容有时极不相关的词发生联系。动词 болеть (生病)与一方面 здоровье (健康), врач (医生), лекарство (药), лечить (医治), выздороветь (康复)等词产生联系,另一方面又与诸如 болельщик (球迷), матч (比赛), чемпионат (冠军赛), спорт (体育), хоккей (冰球)等词有关。Материя (物质)一词一方面与哲学术语相对应: бытие (存在), сознание (意识), время (时间),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空间)等,另一方面又与 ткань (布匹), шелк (绸缎), шить (缝制), платье (连衣裙)这一类词相关。这就形成了词汇中大量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的联系,使词汇单位进行起码的分类都会发生困难。困难尽管存在,但这就象词汇的活动性及其与语言外部客观实际的相对对应性一样,还不足以成为否认词汇系统存在的理由。这只会促使词汇学家们认真地去探讨方法问题,促使他们充分估计词汇系统的各种复杂性,避免简单化,并据此提出词汇系统的分析法。

§ 4. 词汇具有系统性这一思想目前在苏联语言学界可以说已为大家所公认。苏联的词汇学家—俄罗斯语文学家 Л. Б. 谢尔巴、В. В. 维诺格拉多夫、Ф. П. 费林、С. И. 奥热戈夫、А. М. 巴普金、Л. Н. 什梅廖夫、Н. И. 托尔斯泰、Л. А. 诺维柯夫、Л. М. 华西里耶夫、Н. З. 柯捷洛娃等和拉丁语—日耳曼语专家 А. И. 斯米尔尼茨基、О. С. 阿赫曼诺娃、Р. А. 布达戈夫、Н. Н. 阿莫索娃、А. А. 乌费姆采娃、В. Г. 加克、И. В. 阿尔诺里特等人已把这种思想令人信服地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把它与语言的社会制约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情况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想以下列论据再一次强调这一思想的客观价值和科学效用。要是我们承认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由此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承认词汇系统的存在，因为很难想象有这样一个系统：它的一部分是系统的，另一部分则是非系统的。为了证实这一点，还可以再援引一些佐证。主要是：在词汇这个范围内可以明显地看出诸单位之间的各类关系，而这类关系对于整个语言系统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它们是：手段——功能关系、显现关系、聚合和组合关系以及表达(变体)关系等。下面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些关系在词汇中的表现。

§ 5. 语言整体是一个由诸系统组成的层级系统，它们并不是处在一个平面上，而是按照该系统中诸单位的类别，宛如一个建筑在另一个之上的。根据单位的基本类别(音位、词素、词、句子)，语言系统也可相应地划分出四个基本平面(层次)，即音位平面、词法平面、词汇平面和句法平面。这四个平面自下而上排列在语言系统层次模式的框架中。相互接触的两个平面，其单位之间的关系“可以释为手段与功能之间的关系”(21, с. 15)。语言的任何一个单位在构形上与下一平面的单位相关，在功能上则与上一平面的单位相连。Э. 边韦尼斯特在分析这些关系时

所使用的术语是“形式”和“意义”：“可以把语言单位的形式定为该单位能以分解成下一平面结构要素的一种能力，而语言单位的意义则可以确定为该单位能以成为上一平面单位组成部分的一种能力”(7, с, 444)。我们觉得，“手段”和“功能”这两个术语还是比较合适的，虽然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也不是单义的。下一级平面的单位对上一级来说，是一种构形手段，而在上一级平面中，任何一个单位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都在其中执行其功能。

在语言平面的层次中，词汇平面依靠着词法平面并处在句法平面之前。与此相当，词素，即下一级词法平面的单位，是词的构形手段，而词则是句子，也即上一级平面单位的组成手段。反过来说，词只有在句子中才能完成自身的全部功能，这就像词素也只有词的构成中方能执行其全部功能一样。由此至少能产生三种对词的分析方法：把它视为词汇平面的单位；从词法角度出发，把它当作词素的组合；根据句法又可以把它当作句子的组成部分。

比如，我们把 надтреснутый 这个形容词当作词汇系统的一个单位来进行分析时，首先可以确定其基本意义：с небольшой, неглубокой трещиной (带有不大也不深的裂缝)，其次指出其第二性的转义：дребезжащий, дрожащий (о звуке голоса) (颤抖的——指嗓音)。从词法角度来看，可以确定此词的词类属性(形容词)和词汇——语义类别(关系形容词)，并能确定它以形容词 треснутый (有裂缝的)为依据，用加前缀的方法构成的派生词^г。句法特征只有在句子结构中方能获得，试比较：Надтреснутый колокол пробил один удар (颤抖的大钟响了一下) (形容词 надтреснутый 在执行定语的功能) и Правый нижний угол доски был надтреснут (黑板的右下角有一条裂缝)(надтреснут 在此执行谓语的功能)。作为一个统

一的实际对象，词在语言学的上列每一个部分中，都是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需要专门的定义和专门的研究课题。

§ 6. 语言是一个以一定的物质形式来传达思想内容（信息）的庞大的符号系统。把内容和表达这两个方面的诸元连结起来的显现关系，在语言结构中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词是形式上最完整、最经典式的语言符号，词内的这些显现关系体现在词的外在物质形式（即词位）与其内在意义单位（即义素）的联系上。这个意义上的术语“词位”是 H. И. 托尔斯泰提出的 [5 3]，现在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接受。与此同时，这一术语还有别的用法，即表示常体词汇单位（A. M. 佩什柯夫斯基，И. С. 库兹涅佐夫），表示词干（И. В. 阿尔诺里特），表示词的内容层（B. M. 索尔采夫）等等。

词-符号的两个方面都具有组合性质，都是由诸多成分所构成，这些成分在词位中便是词的组成部分（词素），而在义素中则是语义成分（义子）。词素与义子之间不存在等义的联系。词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成语性，其表现为：词的词汇意义是不能从构成它的词素的意义中得出的。同一个词素通常能表示为一系列义子，如词根词素 *книг-*（书）跟这样一些义子相关：1) 印刷而成的 2) 作品，3) 它包括：4) 纸张，5) 内有文词，6) 装订并 7) 装帧成册。与这一词根一起构成 *книга*（书）一词词位的词尾 *-а*，同样也能表示一整套语法义子：1) 名词，2) 阴性，3) 单数，4) 第一格。

§ 7. 在词汇平面这个范围内，词与词之间是由聚合和组合这两种关系连结起来的。某一平面诸单位之间的这两类关系，对整个语言系统都是通用的，而且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平面上都得到体现，因为这些关系能构成各个平面内部的深层同形现象。

词在形式或语义上的相似之处，是词汇聚合关系的基础。聚合关系在词汇中的表现就是词的各种群体，不管是词类，还是象诸如 коротыш — коротышка (矮子)，кошачий — кошечий (猫的)，краса — красота (美丽) 这样一些同源双式词就都是这种群体。

组合关系的表现，就是词在句子和词组中成线性序列的搭配规律。词决定着本身的语境，同时又与语境相互受到制约。

§ 8. 由于语言具有个性和社会性这两种特性，所以它存在于“两个角色”之中，即系统和言语。这一情况决定了语言单位的双重性，使它们既以构成语言系统深层基础的**常体抽象**出现，又以代表这些抽象单位**变体**而存在于言语之中。在词汇这个平面上，具有系统性的名称词就是以变体关系与其在句子的实际体现相联系的。例如 вода (水) 一词可以在言语中实际表现为一系列语义变体：стакан **ВОДЫ** (意为：一杯水。指供饮用的无色透明的液体)；Ей помогли кавказские **ВОДЫ** (意为：高加索的**矿泉水**治好了她的病。指矿泉中所含有益健康的液体)；В его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было много **ВОДЫ** (意为：他的发言中**水份**很多。指内容贫乏的话语)。

有鉴于此，因此词作为语言中词汇系统的单位，就具有两重地位。一是从句子实际功能中抽象出来的独立的称谓单位(指称词)，二是句法词和句子单元，因为句子中的词彼此结合在一起，参与组织并表达话语的总的意义。词的这两重地位表现在语法中，按传统的划分办法，就是作为词类的词和作为句子成分的词。А. М. 佩什柯夫斯基对此曾写道：“我们应当区分两种形态。一是我们说出单独一个词的形态，二是说出含有该词的某一词组时的形态。很可能前者仅是从无数词组中(也即从后者)抽象出来的。……这种“抽象”并非科学探索的结果，而是活生生

的心理事实,而且与实际相反,这个心理事实有可能被视为首要本质,而词在词组中的具体形态,则是其变异”[43, c. 93—94]。

B. B. 维诺格拉多夫在《关于词的形式》一文中也研究过这个问题,文章提出,“要区分两个概念和两个术语,即词和词位,也即词的形式和词。所谓词位,就是在整个语言结构背景上被人们意识到的作为包含一定形式和功能系统的词汇单位”(14, c. 37)。在现代俄语词汇系统的范围内,对词的系统联系要作出有效的研究,区分词的这两重地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 9. 我们把俄语词汇的研究相对地分为社会语言和系统语义这两个基本方面,但这两个方面在具体的词汇论著中常常是不加区分的。这一点是很自然的,因为词汇的存在,全都决定于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统一。比如说,研究外来语这一主要属研究社会语言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外来语大都属于一定的语义群。反过来说,我们在研究某些语义群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在内中分出本族语词和外来词,并且阐明在一个词群中在相互作用的条件下产生的一些规律。术语词汇是术语系统的总和,受社会的制约十分明显,不过,仍应把它当作词的一定语义群来加以阐释。从历史和发展这两个角度来研究语言词汇,是很难把上面所说的社会语言和系统-语义这两种方法截然分开的,而且也不见得恰当。

鉴此,“我们想特意向学生推荐一部专著:《现代俄语词汇》(47),内中“俄语和苏联社会”这个部分是研究社会语言的,这是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的集体劳动的成果。该书作者顺利地解决了C. И. 奥热戈夫先前提出的一项课题,即确定“并非始终处于一个平面,但总是并存于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词群和不同词汇子系统”的运动状况,同时揭示出这些词群和子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发展作用以及外部和内部因素的互动作用”(40, c. 48)。

这一专著的长处在于作者成功地排除了纯外部的研究方法。虽然“俄语和苏联社会”这个总题目似乎已预先规定了它的探讨方法，另外，作者对语言现象所作的阐释，均已顾及到功能和趋向既具有外部性质，又具有语言内部性质，它们彼此之间的作用是很复杂的。

§ 10. 为了完成自身的社会功能，语言必须是有系统地组成的。不过，在语言的系统关系和系统联系的范围内，还存在着“自由”。“所谓功能自由，我们不仅是指某种现象、过程或实体在语言中出现的自由，也是指它们不出现的自由（比如词汇-语义变体的情况就是如此），或者是指它们出现时任何性质特征所赋予的形式不管有多少种，而且这些形式和性质特征都能以任何一个序列出现。”(36, c. 67) 语言中凡是有系统和有顺序的现象实际上都有非系统的趋势与之相对立。语言不可能是简单的和公式化的，因为人们对语言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最终要制约语言的存在和发展）毕竟是太复杂、太多种多样了。

词汇中的非系统趋势有其特别良好的表现环境。语言词汇不断地受到来自社会活动的影响，而社会活动则是复杂的，不断发展的，因此，这首先就决定了词汇系统的活动性、开放性以及受系统或非系统趋势的影响而产生的不稳定性。

语言系统本身是具备产生某种不稳定性 and 自由的内在先决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任何一种语言能够实际表现的，仅是储存于该系统的一部分潜力，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俄语的词法系统中就有几千个词素，这几千个词素能构成的词，大大超过一部最大的俄语词典，甚至是全部词典所收的词。这些潜在的、有可能出现的词，一旦需要，就会随时变为实际的词。正因为词汇系统潜在着这些或然性单位，所以这个系统才具有无限性。